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二十一

南菁書院

論語古注集箋十三

吳潘維城朗如著

子路第十三

釋文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釋文勞之孔如字鄭力報反

箋

勞之陳鱣曰鄭讀若郊勞之勞者即

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意也

請益曰無倦

釋文曰毋倦上音無下其卷反本今作無

箋請益鄭曲禮請

益則起注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下引此章文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注王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

而後責其事

集解

赦小過舉賢才

箋赦小過說文云赦置也周禮司刺壹赦曰幼弱再赦

曰老旄三赦曰憊愚注憊愚生而癡騃童昏者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

不坐之類是也舉賢才漢書平帝紀詔才作材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

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

不知人其舍諸

釋文焉知於虔反其舍如字置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注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

也

集解箋史記孔子世家云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

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云云論語後錄曰此在哀公六年出公立四年矣子曰必也正名乎注

馬曰正百事之名也

集解鄭曰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

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

欲正其文字之誤

皇疏箋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繁露實性云孔子

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宜宜其義也真其情也乃以為名名賁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又韓詩外傳五說魯君假馬于季孫云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此馬說所本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古曰名今日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又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又許氏說文解字敘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

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謨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
神指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
爰明以諭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觀許引君子於其所不知
二句是亦以正名為正書字此鄭說所本潛研堂答問曰禮
記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而倉頡制文字即於其時名即文
也物即事也文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馬鄭本無二義故
唐以前說論語者皆因之春秋之世方競戰爭而孔子以正
名為先故子路以為迂也拜經文集曰孔子書字必從保氏
所掌古文為正病時不行故衛君待子為政而子以是為先
也子路以非急務不必盡正故子斥以為野又云君子於其
所不知蓋闕如也即史闕文之意說文解字敘亦引此二句
是許君同以為正字又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者句也文字
不正則書句皆不順顛倒是非故事不成而禮樂刑罰皆失
其弊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
於書無所苟正名乃為政之本與刪詩書定禮樂同一垂教
萬世不可以空言視之也隋經籍志小學類正名一卷敘云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云云釋文敘同是隋以前俱
鄭學要之子路高弟豈以名分為不當正孔子世家以前俱
列衛輒父不得立之下當是孔氏古文之誤鄭君不取也維
城案左成二年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則即以爲
正名分亦奚不可者且史公在馬鄭之先義當並存但以于
路為正名分為迂則未免視子路太淺其實即訓正字正名

分意何嘗不包第子路泥於正字
故以為迂仍當从馬鄭為允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奚其正注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疏遠於事也
集解鄭曰

于狂也
釋文之迂音于包云箋迂說文云避也次於迴遑之

近故包以為猶遠也鄭本作于云云
下迴遑皆訓遠迂與遠義相

注于讀為迂蓋迂于古通丁授經曰狂當為往字之誤與佛
解章子之往也義同宋翔鳳鄭注輯本云于訓往見毛詩傳

及鄭箋迂無往訓故改字為于音義舊作狂近校本作枉皆
誤論語後錄云子之往也者猶言衛君待子

子亦往焉而已矣奚其正史記作何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注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
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

集解箋蓋闕如也
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疑則不言未問則不

立漢書儒林傳疑者丘蓋不言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
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為丘按丘古音同區丘蓋即區蓋

意故曰蓋闕如也與蹶蹶如也同辭讀闕如連又者非與包
義異段氏說文解字敘注曰蓋闕疊韻字凡論語言如或單

字字如躩如是或重字申申如天天如是或疊韻雙聲字如
踏如鞠窮如蓋闕如是蓋舊音如割下亦引漢書荀子為說
云丘區闕
三字雙聲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

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注包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

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

集解○釋文不中丁仲反下同濫罰力暫反

箋漢書

志禮以治人樂以易俗二者不興則刑罰濫矣讀書勝錄曰
刑罰不中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者中呂刑一篇言中者
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
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後錄亦云夫子
此言本呂刑周官後漢梁統疏引中作衷
中與衷古字同據此則讀丁仲反者非
刑罰不中則民無
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注王曰所

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也

集解

文所錯七故箋錯一作措說文解字後漢張奮傳引措竝作
反本又作措箋厝論語後錄曰皆古文也攷工記則必如將

廢措其匪色注故書措作厝漢書朝錯晉灼音錯為厝置之
厝厝置字即措手足之措矣名之必可言也史記作為之必

可名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箋穀梁僖十六年傳論五石六鷁事曰君子之於物無

所苟而已論語後錄曰責子路之辭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注馬

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集解○釋文學稼音嫁箋稼說為圃布古反又音布文云

禾之秀實為稼周禮司稼注種穀曰稼圃詩傳云菜樊遲出園說文種菜曰圃說文無蔬字經典祇用蔬或作蔬

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

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注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

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也集解○釋文上好呼報反下同夫如是音符經居丈反又作襁

同博物志云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約小兒於背箋說文襁負兒衣从衣强聲經

甥類也从糸强聲類絲節也段注古經綵字从糸不从衣絲節粗長謂之經引申為經綵呂覽明理篇道多經綵高注經

小兒被也。繩，縷格上繩也。又直諫篇：「繩，縷注。繩，縷格。繩，縷即縷格。即，絡織縷爲絡以負之於背。其繩謂之繩。博物志謂其絡未及其繩。凡繩，勒者謂之繩。吳氏遺著亦據說文：「繩，繩義異。謂古多繩，祿連文說文。縷，小兒衣也。重文作祿，則繩，繩亦一字。況博物志云：『是繩本以粗縷交結如罔。』故訓粗類，猶粗也。類多結如絲節也。繩當爲繩之，或字說文分屬兩部未是。論語後錄則謂繩非也。應作繩。李奇曰：「繩，絡也。以縷布爲之。絡，負小兒毛亨謂之楊。韓嬰謂之襁。四書考異云：『史記三王世家：『皇子或在繩，綵作繩。魯世家：『成王在強葆之中，又借作強。他如漢封禪書：『業隆于繩。綵曹全碑：『百姓繩負。大槩从糸爲繩者多。皇疏云：『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蠻夷猶以布帊裹兒負之背也。札樸曰：『雲南蠻婦以布裹兒背上，或居或行，兒不離背，無妨操作，勝於懷抱。未見用竹者。四書臆言曰：『古凡習稼者皆稱小人，尚書無逸篇三言小人。孟子曰：『竝耕者，小人之事。此從來稱名如是。故子曰：『用稼，非不善然而已。爲小人矣。因以君民相感三大端教之。蓋好禮義信則用大學稼則用小也。古學字即教字爲教而學，故教亦名學。周禮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注：圃，即載師所云場圃可樹菜蔬果蓏亦治民之事。論語發微曰：『此商治道也。稼，圃者井田之法一夫百畝所以爲稼五畝之宅所以爲圃。樊遲欲以井田之法行於天下後世學者當深究其理。農家者流即出於此。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小人哉者使遲知稼圃為小人之事也三代之制封建井田學校三大端春秋時侯國斥大而封建壞多兵車之會而井田什一之法不行樊遲議修井田以維封建思見先王之籍亦深圖治之心不知封建因乎時井田因乎地隔閼之故聖人已知貫乎古今通乎遐邇不可易者其學校乎故學校興雖不井田不封建而一世治學校廢雖行封建行井田而世愈亂下無學則上無禮也化民成俗必由學三王四代惟其師好禮好義好信皆學之所從出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

以為

釋文使於箋誦說文云諷也不能專對釋地又續云專所吏反擅也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

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漢書蒧文志引作顓對雖多亦奚以為經傳釋詞云言雖多亦何用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箋令說文云發號也从人月徐鍇

曰號令者集而為之月制也雖令不從後漢書第五倫傳引作雖令不行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注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也周

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

集解

箋史記以此為出公哀公發羣經義證曰漢書馮野王傳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引論語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隸釋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乃宣魯衛之政數二南之澤漢經師所授宜可據論語偶記亦曰夫子嘗言魯一變至於道而五至衛國則有三年有成之語又論子賤而以魯為多君子與季札稱衛多君子辭苦一轍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衛之士竝見二國之政俗末世猶賢於他國更證之漢書人歌立與野王曰政如魯衛德化鈞云云正用魯論漢世之解如此論語述何則云魯之君臣不正衛之父子不正政本皆失故發此歎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注王曰荆與蘧瑗史鮒竝為君子也集

○釋文蘧其居反瑗衛公子荆錢塘金文瀄蛾子錄曰春秋反史鮒音秋箋秋末魯亦有公子荆哀公庶子也左

哀二十五年傳公子荆之母嬖公立為夫人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其人蓋無足取論語記孔子稱公子荆語特加

衛字嫌與魯同故別之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釋文苟合說文云合口也完完音桓箋全也古文以為寬字

論語古注集箋十三

子適衛冉有僕箋

論語後錄曰此適衛在哀公元年四書考異曰世家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參乘於是

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遂至陳居陳

三歲去陳過蒲遂適衛靈公聞孔子來郊迎問曰蒲可伐乎

對曰可靈公曰云云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能用孔子

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此

孔子三至衛時孔子年譜哀公元年孔子五十九歲在陳去

適衛與論語後錄合當是考異據史記去衛過曹在魯定公

卒之歲又三歲而適衛則在哀之三年靈公已卒於二年夏

安得有郊迎之事史記誤也冉有僕風俗通義十反篇論衡

問孔篇引竝作冉子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孔子子曰庶矣哉

謂冉子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亦稱冉子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

之箋

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

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教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

誨之王事具矣鹽鐵論授時章引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

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又說苑建本篇子貢問政孔子曰富之

既富乃教之也則夫子又嘗以答子貢問政非獨與冉有商

治衛

庶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釋文期月音基箋史記儒林傳仲

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矣漢書公孫宏傳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月而變三年而化漢書食貨志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曰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可也期或作朞史記世家引朞月而已無可也字云孔子去衛時語與儒林傳不同者一總其生平一記其時地也論語後錄曰言十有二月也期者復其時也言自建子至建亥盡依字宜作祺此期會字借當之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注王曰勝殘者勝殘

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者不用刑殺也

集解○釋文勝殘音升注同箋

善人爲邦百年史記孝文帝紀贊漢書刑法志諱邦爲國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史記引無矣字刑法志引無亦字矣字殘說文云賊也孟子梁惠王篇賊仁者謂之賊賊誠哉是言也義者謂之殘殘賊字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注鄭曰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王

賢聖相承四世詩皇矣正義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

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

禮記緇衣正義○釋文箋漢書王者于況反又如字刑法

志引此云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爲國者之程式也班氏蓋約此兩章之文爲說也史記孝文帝紀贊論衡宣漢篇引而後竝作然後疑漢時本有作然後者又漢書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餘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成成此道也世說文云三十年爲一世从冉而曳長之冉三十并也擘經室集曰此章論化民成俗使天下不仁者盡改而爲仁非三十年之久不可所謂先難而後獲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

注鄭曰朝於季氏之私朝詩緇衣正義周生曰謂罷朝於

魯君也

集解○釋文朝直遙反周箋陳鱣曰冉有時仕季氏生云君之朝鄭云季氏朝故造於其私朝退而忽

晏子遂詰之曰其事也其卽指季氏必無私事而議於公朝者周生烈以爲罷朝於魯君誤矣論語偶記曰左哀十一年

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于黨氏之溝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俟于朝中之地無朝魯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則左襄三十年鄭伯有嗜酒朝至未已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朝而入注云辭其家臣是其證也續溪胡培翬大夫二朝考曰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又曰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韋昭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陳氏禮書以韋注爲非蓋疑外朝如韋說則仍是君之朝而非私朝今以考工記證之而知韋說不可易也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賈疏云九卿之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據此則韋氏所謂君之外朝非謂路門外每日視朝之所乃謂正朝之兩旁諸臣治事之處其地在公朝而實爲私朝考工記九卿朝焉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蓋古者君臣每日朝於治朝既畢君退聽政于路寢諸臣聽事於治朝兩旁之室俟諸臣聽事畢退歸然後君適小寢故敬姜云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若以韋氏所云外朝爲卽指君之正朝則每日視朝一揖而退安所謂業君之官職者近人又以二朝皆在大夫家內尤非據玉藻云將適公所居外寢下云乃出揖私朝是大夫家內止有一朝然則大夫所謂二朝其一在家內玉藻所云及左傳伯

有嗜酒朝至未已叔孫昭子朝其家眾論語冉子退朝者是
 其一在公朝之兩旁考工記所言者是過庭錄曰詩緇衣正
 義引舜典闢四門注云卿士之職使為已出政教於天下言
 四門者因卿士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
 是矣冉子所退之朝指此而以韋注外朝為君之朝為解是
 則由前之說冉子為退自家內之朝由後之說冉子為退自
 國門之朝其以為季氏朝則同也論語後錄亦引左
 傳國遷朝朝至未已魯語合家事於內朝以證鄭義
 子曰何

晏也對曰有政注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也

集解○釋文何晏於諫反

箋 晏小爾雅廣言云晚也晉語范文子莫退

子曰其事也注

馬曰事者凡所行常事也

集解禮記檀弓正義引論語注君

過庭錄曰魏書高閔傳高祖問論語何者為政臣之教令為事
 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

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注馬曰

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也

集解○釋

文其與

箋 論語述何曰季康子先召冉子因冉子而以幣反
 夫子於衛夫子反魯冉子之力也冉子朝事畢即

音預

至夫子所一日遲至故異而問之大曰政小曰事政有所改更事日常行事也夫子恐魯君臣變古易常故命冉子來告冀可以匡救也其後伐顓臾用田賦皆冉子所告也或行或否則未如之何矣吾其與聞之鹽鐵論刺議章引作吾其與聞諸侯疑衍侯字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

注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

可興國也

集解幾易履卦月幾望虞翻注近也子夏傳作近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

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注鄭曰人

偶同位人偶之辭

詩匪風正義○釋文不易以豉反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

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

其言而莫予違也

釋文而喪息浪反無樂音洛

箋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

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論語後錄謂當夫子時時君有此言故取以對定公歟申鑒雜事篇曰唯其言而莫